



莫怀戚 著

重庆

诗礼人家

5

I247.5
3385

诗礼人家

莫怀戚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9年·重庆



B 070174

责任编辑 陈 榕
封面设计 徐赞兴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莫 怀 威 著
诗 礼 人 家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长征印刷厂印刷

*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3.5 插页 5 字数134千
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1:—11,000

*
ISBN 7-5366-0885-3/1·174

定价: 2.45元



作者近照

作者小传并自序

莫怀戚，男，一九四九年生于重庆。有同时代人的普遍遭遇；现为大学教师。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之所以写作，只因偶然被中文系录取。没有一定题材，没有一定章法，也没有确定奋斗目标；只依自己感觉：想写而又能写，就写。能否发表，只看机遇，是否走红，也不计较，因此没有包袱，从容用笔。

内容提要

本书收有3个中篇。《诗礼人家》荣获四川省首届优秀文学奖。它写诗礼风范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与世风时尚相争相融。《天狼星下》通过查访一桩十七年前的武斗杀人案件，揭示了不幸既已成为历史，要紧的是把握现在这一深刻主旨。当你寻觅到充分显示自身价值的那块绿茵时，你将从困惑和痛苦中奋起。《都有一块绿茵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爱情故事。作品致力于世态人态的描绘，笔势从容洒脱，语言睿智幽默，比喻绝妙传神，可读与审美见长，哲理思索耐人寻味。

目 录

诗礼人家.....	(1)
天狼星下.....	(72)
都有一块绿茵	(162)

诗礼人家

一

昌迩在记着日记，他忽然感到奇怪：好像父亲立在窗前很久了，罚站似的，他在干什么？

父亲解释：我在看小毛，我觉得那孩子可能危险。昌迩于是也来看，楼上张老师的独儿子小毛在路上闲站着。昌迩看不出有什么危险。父亲笑笑，勾起食指，击自己的头，然后机密地说：“那小伙子说不定会疯的，当然是以后。”昌迩便替人担起了心。凡被父亲预言的事，几乎都兑现了，不知这是为什么。昌迩说：“是不是提醒张老师注意？”父亲，还有闻声而来的母亲和三个兄弟一齐叫道：“那怎么能说！”

昌迩只好低下头来。隔一会儿，又去续他的日记。

母亲不喜欢昌迩记日记，说记假的没意思，记真的要闯祸。昌迩坚定地说：“那个时代不再来了。”但是哥哥昌怡说：“写日记的人从不看日记——你替谁写？”昌迩却不解答。

“一九八一年二月×日。天气好极了。一家人陪父亲去收拾他那部山草似的头发胡子，扫兴而归。父亲下了死命令：今后再不准去鹤贸司理发店——那家替我们服务二十多年的亲切熟悉的小店。原来父亲并不豁达。其实我们一家都小气……”

那天吃过午饭，昌怡趴在窗台上张望，回头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太阳一直很好，趁机去理发，怎么样？”

父亲说：“唉——”不置可否。昌怡也不动声色，恭顺地等，不去破坏他对儿子们摆架子的可伶的资格。老头一生只这点资格。

父亲有心脏病，在冬天的可怕的日子里只能缩在床上，头发胡子便放心地长、长。幸好这位先生已经退休。他教书三十年。母亲还在教着，会教到哪一天说不准。

一家人终于全部出动：老两口和四个儿子。老头自满而矜持，如自动退位的国王。

那一年，四兄弟一哄而上，三个大学一个中专。三个大学是北大、复旦和中山医学院。从地图上看，东南西北全占了；感觉上是他们指哪打哪。

附近的工人说：“鹤翱中学的老师只教自己的儿！”

父亲对前来取经的同事们说：“我从来没辅导过他们。他们倒经常辅导我。”他点一点干瘪的胸膛，“我的发动机油路不通。”

母亲呢？母亲说：“我只辅导过小儿子。”但正是小儿子进的中专。

来人自然不相信，觉得两位老教师既拿大又小气。母亲还要解释，但父亲用眼色制止了她。老夫妻静等客人告辞。

然后父亲骄傲地自言自语：“我没讲过半道题。我只是在全国都不读书的时候对他们说，没有哪一个民族敢于不要读书人。”

母亲便想起昌怡去插队时，最重要的行李竟是一本《俄华大辞典》。她立刻将其他儿子叫来看昌怡的行李。

后来昌怡说：“妈妈将我神化了。不是什么远见。我带辞典是因为那个人喜欢听俄语的调调，她自己又不会读。”

昌怡的初恋失败了。失败是因为他发现她要挑选一下，他便立刻闪开了。他那时要的是绝对纯洁的爱。

儿子们都很孝顺，对人很有礼貌。要对他们不满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，鹤翱中学里做父母的常有这样的话：“向昌家的哥哥们学习。”

“昌家的哥哥们”依次叫怡、迺、杉、驷，本地叫来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昌老师坚信姓名只是符号。但是昌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的观点：名字将决定你的一生。昌迺近来开始忧郁，他发现人们喜欢研究自然，喜欢研究人的组合——社会，但不注意研究人的本体。人是怎么回事，人并不清楚。“特异功能”一出来，昌迺立刻相信了。

阳光又浓又软，就像美酒。

有孩子在放风筝了，但风筝上不去，孩子只好老是跑，跑！“还早了点哪，小把戏！”昌老头突然高叫起来。他难得有如此响亮的呐喊。学校的那群领导人正在路边，一齐转身打招呼，而且思索这一家人整体出动的深刻含义。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为了一个人要剃头。

鹤贸司，就是鹤翱湾贸易公司。鹤贸司有一个小理发店，只有一名理发师。店子搬来调去好几次，理发师却没变——昌家兄弟叫她李阿姨。李阿姨将几兄弟的头发理得粗了、黑了，却将他们父亲的头发理成花白。有一次昌迺不经意叫了声“李师傅”，对方脸一沉说：“你干脆叫我李玉和！”昌迺慌忙改口，还道了歉。

“哟，”李阿姨关了电吹风，拉下口罩，专心专意打了招呼，“昌老师，我知道你今天要来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昌老头喘着，很高兴，“我是虱子变的，太阳一晒就爬出来。”

“哈哈，”李阿姨笑起来，指挥昌迩：“去给你爸爸泡杯茶，那里有峨边带来的香片。”

昌老头喝茶。他喜欢这里的气息，这点人情味，乡土风。这些东西正在慢慢地消失，留不住的，有时他要将这些道理讲给多愁善感的昌迩听，而母亲就在一旁说：“疾病使你爸爸变成了思想家。”

根据李阿姨的建议，昌老头搬到外面坐。外面比屋里暖和。李阿姨提来一把折叠椅，在地上磨来磨去地安平了，然后告诉昌老头，她的儿子当上了船上的三副。

“是那个扁担儿子吗？”昌老头笑着问。

“就是呀！”

母亲也微笑了，觉得人的一辈子是说不准的。那时候这位李阿姨不叫她儿子上中学了，说那孩子长了个不转弯的脑子。“是吗？”当时还不老的昌老师严肃地问，“这个要测验一下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”他提出的测验方法让所有的人咋舌：将孩子双臂排开，绑在一条扁担上，用条子抽打他，看他能不能跑出去。后来李阿姨红着脸汇报：他

跑出去了。“怎么跑出去的?”“他跑到门口，身子一侧，扁担就顺出去啦!”“好好好，”昌老师说，“他要是横着硬挤，或者试图解绳子，那就完了!他顺着出去了。聪明之至嘛!让他读书!”这孩子后来考上了河运校。

母亲看看店子里，候在老头前面的，只有一个人了。李师傅说，轮到昌老师她会叫的。来这店里的人都熟得一家人似的。没法照顾谁。母亲听见李师傅在电剪的呜呜声中委委地宣传：“昌老师芮老师的学生都当教授了，当局长，当部长……”

“没有部长。”母亲心里说。

“四个儿子都是状元……”

“只有三个，而且不能叫状元。”

“两位老师呢，还是老师!”

母亲笑起来，去看老头。

这时候在前面的那位顾客出来了，原来他已经完事了。他指指店子，示意昌老头快进去。他的手势和眼神很神秘，弄得人一阵紧张。

已经晚了一点：那架唯一的理发椅上坐了一个人，小年轻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。

“小伙子!”昌老师亲自开口，“你先下来观战，拿我开了刀才轮到你哪!”

一般说来，昌老师有制服晚辈的艺术：批评

你，又不刺伤你，曾有数不清的“二杆子”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地走开。

但是这个小伙子不吃这一套。他不动，只抬起镜子里的眼皮，用淡漠的，不同浅陋者一般见识的，居高临下的目光扫一扫。一个绝对不到二十岁的上等人的目光。

昌老师被激怒了。但他克制着，准备用一番关于公德的道理启导这个后生。但他身后却响起三儿子昌杉低低的咆哮：“请你下来！”

昌老师吃惊地回过头：四个儿子已经在屋里站成一排。他们高大的身躯将屋子暗了一成。他严厉地瞪着眼，挥手叫他们出去。他生怕那小伙子由于屈从武力，从而来不及屈从道理。

但是那小伙子什么也不屈从。他的胸有成竹倒让昌老师怀疑自己弄错了顺序。

昌家的人一齐醒悟过来：应该由理发师来裁决。于是屋里骤然静下来，昌家的人都看着李师傅一勺一勺地往锅里掺冷水，正一下反一下地掸着刮脸刀。怎么也看不见她的脸，就像没有了。

昌老师转身便往外走，抽线头似的将一群儿子带出来。儿子们迷糊地盯着父亲。父亲悄声地、紧张似地说：“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不要再说。”昌老师做人有他的信条，其中之一是错了赶快认，弄到越后越尴尬。

母亲有些奇怪，一方面又想到自己确实老了……刚才做手势那位顾客还没走哩，凑过来说：“那是公司经理的儿子，刚刚才进来的。”他扫一眼这牛高马大的一群，掉头走了，不平而鄙夷。

昌杉呼的一声往里冲，给两个哥哥拦住了。母亲说：“拦什么？去拉他下来！”

昌途说：“算了吧，人家已经开始了。”

昌怡说：“妈妈别生气。没有必要。不要让李阿姨为难。”

母亲见老头已经坐下来，便长长地出一口气，脸色变得苍白，说：“这个人好势利！”她说李师傅。

昌老头却不再说什么。他矮矮地坐着，任大衣盖着地，望着远处的山影。空气是这般的透明，那些山却依然迷濛——似乎从来就没清晰过，铁铸似的灰蓝着，显出它们永恒的执拗，执拗的永恒。

良久，他困难地站起，庄严地命令：“昌途去还椅子——回去。走！”

路上，母亲突然说：“一个理发师也这么虚伪！……好像真的很尊敬我们！一个理发师有什么必要这么虚伪？”

“不！妈妈，不是虚伪！”昌怡说，“李师傅是多年的临时工，她老了，得赶快转正。谁能给她

转正！是我们这些她很尊敬的人，还是那个说不定她很憎恨的经理？”

“透彻。”父亲说。

昌怡受到了鼓励，便深入下去：“人只对一种人绝对负责，就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人。这种统一的秉性来源于统一的本能，就是求生存。”他笑起来，“在我看来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，什么都能理解，能原谅。”

“倒是。”父亲说。

“倒是！”母亲突然生气了，“那你走什么？倒回去！给人家道个歉，再等着理怎么样？哎？怎么样？”她逼着老头。

老头只顾走。过了一会说：“以后就是蓄辫子也不去那里！记着，我们昌家的人一个也不准去那里。”

此时只有小儿子昌驹说了句：“爸爸居然这么小气。”只有他敢于这样对父母说话，就是做了父亲的昌怡也不敢。

大家这时才发现昌杉不见了。

母亲听见大儿子在对小儿子说：“什么都自己去争取。得到的你拿着，得不到也不要抱怨。”小儿子使劲点头的样子让母亲不高兴。她知道昌怡有些很坏的思想，他从农村出来后就换了一个人。但昌迕从更苦的西双版纳回来后还是昌迕。

所以母亲认为马克思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可能是错的，至少是不应该宣传，否则人有了毛病就往社会推。社会哪来的？还不是人凑成的！但现在拿昌怡已经没法了，他已经三十出头，而且他干什么事都是想好了的，所谓“理论上解决了”的。他一直同中学时的恋人暗中来往。那女人为丈夫逼她结扎输卵管竟找到昌怡哭了一场。昌怡阴沉地说：“叫他结扎！否则不让他挨你！”女人说：“不行，这样闹着没法生活！”昌怡说：“那你就搬到单位去。”女人说：“苦了孩子。”昌怡说：“那你就去结扎！窝囊废！”……母亲同父亲试图规劝昌怡，但不行，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他眼里就射出可怕的光，让人心惊地住口。但是昌怡有好几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了，昌迺一张也没有。昌迺去年还因为一次演讲受了学校批评。他自己贴海报，题目叫“私有观念是求生欲的扩大与升华”。昌迺曾说，私有观念不是什么氏族里的剩余生活品造成的。母亲对他的论点没法判断，她是学数学的，而且她早就发现儿子比自己懂得多。母亲教导儿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——在昌家。

昌杉突然出现了，跟他的突然消失一样。他两手插在衣兜里，漫不经心地走。问他哪去了，他说随便看了看。但母亲凭直觉感到有点问题。

学校的领导们还在路边，此时又一齐来打